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十四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兄弟不相爲後

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原注〕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莊侍郎曰〕親親尊尊教之大者罔非天嗣典祀豐于禰知自仁率親而不知自義率祖以親親害尊尊也王爲下士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傚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此知古以此察今明世宗實獨厥元命矣〔孫兵備曰〕高宗形日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昵謂禰廟也天允猶言天子言陽甲已來先王有不永年者飫嗣天位卽爲天允殷自祖丁之後陽甲至小乙皆兄弟相及盤庚既不爲陽甲立廟小辛繼世又値般

喪未能修復廟祀高宗繼父小乙居喪盡禮其于父廟祀亦必豐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于祭成湯之明日有雉雊之祥既感祖己之言乃修建寢廟衰服四制云禮有發而復起尚書大傳云武丁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言寢成孔安也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原注舊史亦但言禮儀使不載其名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原注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後皆復祔原注元帝時已遷豫章潁川尋從溫嶠議復故明帝崩又遷潁川簡文帝立復故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原注開元初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禮官曰晉

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沈氏曰廟以容主爲限廟下當有室字）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祫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楊氏曰以左氏躋僖公傳攷之則兄弟相爲後）鄭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爲後人之臆見也

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爲後王之式矣

立叔父

左傳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原注子游叔父）駟乞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宗之爲皇太叔蓋昉於此矣（楊氏曰宣宗之立宦官爲之耳彼小人何所考于故事哉）

繼兄子爲君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或舉武王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繇之王迹興焉不可以一概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謚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媪爲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謚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

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絶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祫禘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於下葉崇尙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

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并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沈氏曰通鑑晉元帝太興二年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　此前漢師丹引禮以爲言而哀帝不聽者

除去祖宗廟謚

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元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

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是古人罷祖宗之廟而不以為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

高宗太子弘追謚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爲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列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眞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眞卿議楊氏曰其本文曰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眞皇帝其二事謚名字數太廣臣愚謹

擇其美稱而正之云云言二聖者謂冠晝也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自此宗廟之廣謚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

稱宗之濫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唐王彥威所謂叔世亂象不可以訓者也

漢人追尊之禮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原注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

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僞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謚法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爲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梟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復之報中於國家者多矣（楊氏曰）戾園之事去孝宣即位已十七八年又共一時大臣皆已坐死反復之報將於何施此非知情勢之言

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謚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謚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見弒於其臣是昭非饗國克終之謚也此外齊晉曹許皆有昭公亦無可

稱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見殺至耄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漢孝昭帝始以爲美謚而唐之昭宗亦見弑

雷氏曰謚法本周書篇名自周公制謚作此一篇垂憲于後漢魏以來悉損益而遵用之兩晉以前言謚法者十一家世本竹書大戴禮今文尚書白虎通廣謚獨斷劉熙乘輿春秋帝王世紀是也實皆本于周書沈約謚例序謂大戴禮及世本以謚法約時已亡其篇唯取周書及劉熙謚法廣謚舊文以乘輿世紀之異者爲書是隱侯所采者止及五家通考謂賀琛謚法四卷取周公舊謚及沈約所廣日新謚者琛所增也則賀氏又止取二家蘇氏承詔編定謚法于晉以前取周公春秋廣謚三家益以沈約賀琛歷崇爲六家謚法于古法蓋多所損益矣今案周公謚法雖見周書以爲後人所亂故困學紀聞所載與今本之文迥殊蘇氏亦謂周公之書反取賀琛新法而載之戴記春秋此篇雖佚自虎通引禮記謚法六條通鑑唐紀法引禮記謚法一條有堯舜二謚馬融書法亦稱之馬法又云俗儒以湯爲謚以禹爲名然皆不在謚法蓋漢時戴記列于學官故經傳可取以爲訓湯與桀紂三謚乃廣謚所增不見于戴記故斥曰俗儒也後獨斷取桀紂釋例取湯故路史云杜預取周書謚法納之釋例增之以湯世謂之春秋謚法卽今史記正義所載者是

已史記集解引而爲謚
其乘吳世紀之說歟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
卒賜謚爲竫公唐代宗追謚其弟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

內禪

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
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
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帝扃十年帝
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元]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

朝謁（原注見册府元龜城門郎獨孤晏奏）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爲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蓋唐書所謂王璵緣生事亡（原注韋彤傳）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國

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愼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溧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淳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淸伯張輗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淸伯焦將輪封玉田伯此皆赤畿縣名而以爲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

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畿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爲巴陵王當時臨海郡屬揚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皋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爲司封之失職有明則草略

殊甚即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古縣或但取美名初無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於此

乳母

舊唐書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内出宣旨嬭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嬭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嬭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準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曰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徵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爲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

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非爵邑但擇美名至
高齊陸令萱以乾阿㚷授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
年封乳母于氏爲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尙食高氏爲
脩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元宗乳母
蔣氏爲吳國夫人莫氏爲燕國夫人歷載以來寖爲訛弊
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闢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
賢君故事今則宜授乳母爲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
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慙於所命之爵乎臣等
參詳㚷婆楊氏王氏雖居濕推燥竝彰保養之勤而胙土
分茅且異疏封之例況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
亞列妃嬙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揆之

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原注參用冊府元龜）當國命贅旒權臣問鼎之日而執議若此有明自永樂中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賢順夫人（原注實錄永樂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馮氏）列宗因之遂爲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

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其時無所謂聖節也[元]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十八年閏六月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並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此節名酺宴之所起也原注杜甫詩自能千秋節頻傷八月來謂此　新唐書禮樂志千秋節者[元]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爲戒而

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原注史不書置節年月）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力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爲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復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原注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節命諸學士及僧道講論三教同異則元宗時先行之）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爲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勅以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后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原注韋綬傳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

帝壽從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遂寢元稹
長慶集有賀降誕日德音狀考冊府元龜次年長慶元年
七月庚子仍行此禮而史遺之也又
云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勅停此禮
文宗太和七年十月
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
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雖置齋會
惟對王源中等暫入殿原注源中為翰林學士至僧道講論都不臨
聽宰臣路隨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
十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為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
昌期頗為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
節從之開成二年九月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
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會宴蔬食任陳
脯醢永為常例又勅慶成節宜令京兆尹準上巳重陽例

於曲江會文武百僚其延英春殤權停（原注太和九年後曲江作紫雲樓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自是武宗爲慶陽節宣宗爲壽昌節懿宗爲延慶節僖宗爲應天節昭宗爲嘉會節哀帝爲乾和節（原注並冊府元龜）然則此禮刱於[元]文二宗成於張說源乾曜路隨三人之奏而後遂編於令甲傳之百代矣（楊氏曰宋遼金無帝不節）

冊府元龜載開元十七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元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繇追始樂原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清明總

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月在端午常星不見之
夜祥光照紫之期羣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為
嘉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月綵綫七夕粉筵豈
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
之令甲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
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絲結
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為賽白帝報田神
上明[元]天光啓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
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
記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
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游清秋高興百穀方熟萬

寶以成自我作古舉無越禮朝野同歡是爲美事依卿來
請宣付所司原注路隨奏不錄
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表
箋上曰正旦爲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
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
是父母劬勞之日況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
悼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
不受朝賀十三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
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羣臣於謹身
殿歲以爲常然而不受獻不賦詩不賜酺不齋醮則聖諭
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君喪

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概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纖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原注〕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後世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而已葬之後變為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亦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為制禮而聽

其自行或厚或薄（原注：魏其武安傳言欲以禮爲服制以興大平是知漢初未立服制）然三年之喪其能行者鮮矣（原注：孟子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是喪紀之廢已久）史書所記公孫宏後母卒服喪三年（原注：史記本傳）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原注：漢書本紀）原涉父死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原注：游俠傳）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原注：並後漢書本傳）鮑昂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原注：鮑永傳）薛包爲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原注：劉趙淳于傳）此從其厚者矣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原注：漢書本傳）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母卒皆吐血

毀皆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原注）後漢書本傳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原注）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後漢書同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宣爲丞相弟修爲臨菑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門之內而厚薄各從其意者矣（原注）漢書本傳然而哀帝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原注）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漢書本紀而應劭言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原注）揚雄傳注是其所以訓之臣庶者未嘗不以三年爲制也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以來固已久廢文帝乃特著之爲令以干百姓之譽而反以蒙後代無窮之譏（原注）平帝時王莽令

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至唐玄宗肅宗之喪遂改爲初崩之後二十七日原注唐書崔祐甫傳載常袞之議云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崩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蓋變而逾短而亦不無追咎夫漢文之作俑矣

晉書羊祜傳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謂禦人以口給者也不能緣人主之孝思

善推其所爲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幾而
賈后殺姑劉石更帝豈非詐謀之不裕哉
後秦姚興母虵氏卒興哀毁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
魏故事既葬即吉尙書郎李嵩上疏言旣葬之後應素服
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興從之若傳冠羊祜沈氏曰元本作
杜預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
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
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
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
下猶依漢制故十三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

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原注按此唐制非漢制范誤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眞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

始除佢胄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爲中制者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貫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

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

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原注世儀）嘗擬爲君喪五服之圖其略謂嗣君及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

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捍格難行蓋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然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人之爲其國君但齊衰三月（原注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注曰不服與畿外之民同楊氏曰此亦如九族服制諸侯爲天子之子則大夫乃其孫也餘以此推之）而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原注此言國君之喪）正義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

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原注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其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也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則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爲君爲父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長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 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濟陽張爾岐言今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

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旣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卽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旣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卽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

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牀東為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

南史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張氏曰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濟南城中人間有用之者有名曰號喪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居喪不弔人

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

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況朋友故人之喪乎（原注：孔氏曰若有服者則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廢此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麻嬰為尸孟子亦曰弟為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原注：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跪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

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
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
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
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
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尚書胡濙以爲國初更定神號
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準行今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
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
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
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
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爲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
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

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恪〔原註〕訥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汪氏曰〕今曲阜孔林猶有大塑像又孔氏有畫本傳是子貢所畫晉顧凱之重摹其信然耶若唐吳道子畫先聖立像行像及七十二弟子像杭州府學有石刻南宋太學之遺也〔梁氏曰〕一廟之中或像或主則岐矣嘗讀元姚牧庵汴梁學記云泥像非祀聖人法後世莫覺其非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將老少善惡惟其工之巧捐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歲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襲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于應畫工病其爲而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議者抵掌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求見其起依于他月顧先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安必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左暄曰〕后稷廟所鑄金人明堂四門墉所畫堯舜桀紂周公抱成王以朝諸侯之圖見于家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見于國語土偶人與桃梗相語之說見于國策是畫像塑像金像

木像漢以前皆有之若孔聖之有畫像其來已久漢孝景時太守文翁作石室刻石像韓勅修孔廟後碑立于桓帝永壽三年而碑中有改畫聖像語後漢書蔡邕傳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此見于史書及金石之文可考者至塑像則不知其所始或疑肇自魏兗州刺史李仲璇然興和三年仲璇修孔子廟碑第云修建容像則固不自仲璇始矣明張璁令天下學宮盡撤塑像論者譏之而 國朝邵長蘅又有復孔子像議恐非

從祀

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原注宋史贊言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攷成案度宗咸淳三年官祭酒是陳宜中黃氏所云祭酒當指宜中第攷宜中傳不紀此事）

十哲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
皜乎不可尙已慈谿黃氏震（原注）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
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
子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
而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尙
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
有若也祭酒爲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原注）宋史禮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
子張（原注）按理宗作顓孫子贊其末語云色取行違作戒後人似亦不足之辭據孟子此章則
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
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爲支離奈何習其說

者不察而掊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即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釐正

原注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聖人史記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沈氏曰張能鱗玉甲觀學江南請總督巡撫具題崇祀先賢先儒許文謂先賢如有子子有宓子子賤南宮子子容原子子思或以孝弟若論或以君子成德或以君子尚德或懷獨行君子之德皆孔門高弟不讓于宰我冉有當躋之十哲之列蓋十哲之名第因從遊陳蔡而追思之不必限定十人之數也若孟夫子高弟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陳子七篇內書法悉以子稱亦如孔門之有顏曾閔子諸人也至萬子公孫子議論問荅獨詳亦有功于後學皆當補祀諸西廡者也宋范文正公手授中庸于張橫渠開關學風氣之先舉胡安定爲敘長教化大行當與歐陽子並祀兩廡若謂無傳注之功可援江都昌黎之例也者祖纂記載鄭端簡之言曰有若之言四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

爲邪之才不遠優于宰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遠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矣其觀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廡中此論亦公平也

嘉靖更定從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原注太宗紀無賈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禮儀志增又按唐六典祠部省有賈逵然貞觀時未祀七十二弟子則爲二十二人開元八年勅七十二子並許從祀則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國子祭酒司業條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則亦誤也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

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原注宋史禮志神宗熙寧七年從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以孟子同顏子配享殿上封荀況蘭陵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同顏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臨州伯從祀諸賢之末　此封三人爲皆入從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順元年方進仲舒從祀沈氏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上納行人司副楊砥言黜揚雄進董仲舒據楊砥謂仲舒先時未與祀典不知何故）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沈氏曰　國朝康熙五十二年特進朱子于十哲之列配享先聖）淳祐元年進周頤（原注避光廟諱去惇字）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

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者爾原注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請以元儒陳澔以胡安國蔡沈例從祀勑下江西考其行事以聞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沈氏曰元史祭祀志至正十九年胡瑜請宋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五先生名爵從祀二十二年俱追贈太師封國公未之從祀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原注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祀於其鄉成化初劉定之議以為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雖其中不無可議然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注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為功殆亦猶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

振作尙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
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當宥之況小失乎 又曰愚竊
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二十二經師助
其垂統者也楊氏曰戴聖治九江多不法子及賓客爲羣
盜馬融爲梁冀草奏害李固王肅三反王弼爲淸言之倡
杜預賂權要如何可因其傳注之功遂列聖人之左右乎
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
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
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
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
制乎 沈氏曰萬歷四十六年八月丁卯山西提學副使呂
純如請以宋資政殿大學士范仲淹我朝霍州學正
曹端從祀其言云云 詔曹端從祀萬歷四十二年正月
已有御史董定策一疏矣又曰 國朝康熙五十四年江
南學院余正健題奏先儒范仲淹從祀孔廟亦衆延胡瑗
入太學勉集諸讀中庸二件日習會通于大易皆褒貶
于春秋又請于朝俾所在州縣立學設以祀先聖先師等
事皆大有功于聖道者也當援橫渠明復涑水諸賢之例

以補救百年祀典之闕從之胡氏曰從祀之賢七十子無得而議焉其餘則歷代所損益也是以進而俎豆退而黜奪莫不經眾賢所論以求眾心所同而後贊于先聖先師之側進仲舒尊王道也進后蒼傳禮也進王通胡瑗師法後人也進楊時闢新經爲衛道也進胡安國蔡沈注書春秋也進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可佐人主治天下也夫尊王道傳經義師法後人爲書佐人主黜邪說以衛道皆有益于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欲得而師之也進而祀之非有私于其人蓋其道無日不在人心也黜荀卿言性惡也黜揚雄任王莽也黜王弼崇老莊也黜杜預爲短喪也黜馬融附勢家也黜劉向進方士書于人主也黜吳澄以其事元爲失節也夫言性惡崇異端短通喪附權新以殺忠直進方士書于人主而失名節皆有害于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大戒雖其人或以他端著稱而此事不可誅也是以黜之非有憾于其人以其事不當在師法之地也其中劉向猶有可原鴻寶之書少時所爲他日直諫之節足以爲法矣衆而棄之是不許改過也若歐陽修之從祀相傳以濮議得之人臣逢迎主獻而傳以古義其心不可問也如修者師其黃言于朝不嘗後鄒浩劉安世而先及師其教化于邪未聞有蕪田呂氏之懿範也彼不祀而此祀焉尤非所安也莫如黜修而進楊萬里萬里之學本于誠意既純正可法且正氣直詞見諸論說者皆足扶

綱常淑人心有功于後世進而祀之不爲過也張氏曰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資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揚雄之事莽戴聖之贓吏馬融之附勢王肅之盡從逆策吳澄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並以學術有疵罷非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如林放例可也方東樹曰孔庭從祀自唐以來代有更正明徐傳有言諸儒從祀非有功斯道不可善矣然在宋以前未著人未知訓詁之非學經與人分之不可況秦火以後漢儒實有保殘守缺之功隸晉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縱有遺行當從寬假唐貞觀之祀以代用其書垂于國胄祀之所以報其功宜也在宋以後之儒經程朱講辨義理昭著則必經行合茂而後可否則竊取其行不得以著進偏重揚廷和等無議教者述有無以況胡安定薛文清之從祀非也顧氏曰擊明儒心學纘恣之失及語錄空疏之病掛爲救嶽之論尊重著述以爲當從貞觀之剿謂苟況揚雖韓愈三人之書躋有合于聖人而無傳狂之功不當從祀則不知顏閔諸賢曾皆何書而世說以虛車勸說爲有功聖道矣從來漢學諸人祖此衡若之論遂乃蔽罪程朱痛斥義理尊重著述奉康成收重爲條至與議從祀之指又一局矣使亭林在今日見之必悔其言之失也汝成

遂歐陽文忠以議濮園為世訾毀然實非傳會經義迎合
人主胡氏議之欲黜其從祀過也劉子政雖進方術而忠
誠懇至言合儒先胡氏以為其失可原直諫可法不宜黜
退信矣戴聖亂法雖傳禮經寔逭其過第其贓罪樺子居
會博考豫之林放秦冉顏何三賢我　朝久為升復嘉靖
所黜亦間有復者從祀名儒先此有陸清獻一人近復進
孫夏峯湯文正唐陸宣公明黃忠端劉忠介呂省吾尊儒
獎義既異徒語性天亦非專務訓詁如先生及方氏議云

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為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
進陸九淵者為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
進荀揚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
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甯諸人
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祭禮

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衆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倣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爲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爲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爲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皆宗子

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於古禮初無所倍〔中庸〕

丞曰廟制復宗法行而後可舉始祖之祭雖祭始祖士庶人必無祧主合食之禮惟使人得各祭其高曾祖考乃爲便于民而宜于俗是何也始祖者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于廟制既失宗法不行族眾離析諸隳散亡不知何人當爲大宗因而妥尸宗子之任人自爲禮家自爲尊必至于人人盡祭其始祖木以復古而適以亂俗朱于所以謂不盡嘗祭而家禰一書特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意深遂矣我故日廟制復宗法行然後可舉始祖之祭然始祖雖不盡當祭而固有祭其始遷之祖與始爲大夫者報本追遠誠亦不禁其主宜百世不毀自此以下則皆作遷毀之列古者始死立重三虞卒哭徹重埋之重亦主也埋瘞之制自古然矣不得歸告魏肯也毀山邱氏謂始祖視盡藏其主于冢所大宗歲舉宗人一祭之此則歲上于墓而不在祠堂又日其弟一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歲舉于孫一祭之此則埋主而不藏祧室況乎禘祭禮之至大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禴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禘而又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凡四時之祫止享嘗廟之主于太

廟而不及祧惟大祫乃合祭廟毀廟而蓮祭于太廟然其制則或以三年或以五年公羊謂之大事禮器謂之大饗王事其禮之重如此令上庶乃每年之一祫而冬至祭之不巳法乎中庸上祀之禮朱子謂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無窮而于達乎請侯大夫及士庶人句不言推士庶人祖考之意以及無窮任朱子蓋幾斷酌而出之而不圖令日之又有別解也我故曰雖祭始祖上庶人必無祧主合食之禮若族兄弟同堂共居止設高祖一士而嫡長子孫尸其祭祀亦猶宗法之意使其分異之後爲支子者越在百里數十里之外甚而播遷轉徙遠至隔府隔省其始止奉禰主以行其既將終不祭其高曾祖乎若設廬位以祭而不爲立主則人之得爲四親主者少矣又何有高曾以上所祧之主其得奉始祖祧祖及四親之主者必大宗之于孫可也支子奉禰以行尙不得爲高曾祖立止宗子旣奉四親又得上與始祖羣祧奉祀然而所謂宗子者不知其果爲大宗與否問一再傳又遂其統如是則又必人以伊川自任日不得當吾世而以非大宗爲誠仁孝之念人人有之仍歸于家有始祖之祀而不盡當祭之說不行未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始祖何如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四親使人得各盡其誠于有衆之尊而不至于越禮犯分乎我故又祧家禮之所求詳而日人各祭其高曾祖考爲使子氏廟宜于俗也

或曰高曾祖考祭則

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之曰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旁殺下殺中庸言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況喪禮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原注此令律文）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搠舉恐不無補於風教也（鳳氏曰程子謂自天子至於庶人高祖皆有服有服則皆有祭大夫三廟太祖廟祭太祖昭穆二廟具四服主士一廟亦祭四主其言原本禮制確不可易儀禮喪服經傳大傳小記並言大小宗之法此大夫士之法也大宗姑弗論繼禰者為小宗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繼之為言主祭也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而同庶子出之兄弟宗之是為繼禰之小宗推之繼禰之小宗繼曾祖之小宗繼高祖之小宗皆以主祭此庶子而從兄弟再從兄弟三從兄弟宗之也故曰宗以其所祭者庶子又五世則庶子親盡不祭四從兄弟不復宗之故曰小宗小宗尚祭高祖則大宗可知而大夫士祭及高祖經并無據矣古者祭必有尸有主士喪禮一廟者也其文曰設盥於祖廟門外又曰遷於祖廟注曰士祖禰共廟此一廟二主之見經

者也以例大夫昭穆廟則四主可知愚謂士祭四親士喪禮祖廟乃彥二祖而一廟其門士者也天子廟制同堂異室始於漢明帝其寶周宗大夫上廟制已其之何云先王未有而待長起那陪中不引世俗于通衛陳地建立祠廟以示貴異不知其旁禮遊制不見學也古者廟寢相連神人互依必在中門之外正寢之東一世行為一廟各有門之堂有寢後始變為同堂異室之制而其世數必親官爵之卑高為尊作官雖至中相于古備序大夫得立三廟而已祿其制度祭亞斯以遷行經程朱大儒準禱酌班創為祠宗得祀高曾祖考四代而其地必仍任正寢之東正寢者令之曆堂也或一間或三間中為四龕龕中道櫝櫝中藏主纂外垂薦以一長桌處之其位以西為上如是而已此吾先世所末奔行亦不能行門思寢異住它遂于廳堂之東復有正厚今宜于第三居向南臺內立為祠堂一如宗之禮制自吾高祖以至吾父為四代古人或以始封之君為始祖或以始遷之祖為始祖論始封則否祠寢受大夫之命子孫可世祀不廢但與道宗禮則可不奉始祖之祀此侯後世開行不必頭宅至于以西為上說者謂鬼神尚右也但今俗生人以東為上死則又以西為上于人情有所未安明仍用行居今仍乘中言祚廡人祭三代以脩祖居中祖左禰有邸墳山謂士大夫家祭四代者亦當如之徐健庵讀禮通考截此圖式中之存為高祖考妣

中之右爲曾祖考妣高之左爲祖考妣曾之右爲考妣四
龕相隔俱係南向時制既協人情亦安若今世俗祠堂既
不依人而父祀至數十世之遠其旁親不問愚智一皆奉
主人祠其子孫不分貴賤居然執畧主祭徒廣其宮室不
以僭逾爲恥何足效平柴氏曰近世士大夫家立廟者少
間有一二世族推建爲祠堂其制與古禮會典俱不合余
謂賢而知禮且有力者自嘗依禮典立家廟惟奉高曾祖
考若從衆建爲祠堂亦宜衛暈古今不失禮意其祠宇宜
作兩層外爲廟內爲祧室廟則始祖居中而高曾祖考依
昭穆爲穴親盡者當奉主于祧家歲一合祭焉閒有貴而
特起及賢而有學行爲世所共推者倣古有稱宗其在昭穆
之外之意公衆人廟以班附食庶幾變而未失其正耶沒
成案會典品官家祭之禮居室之東立家廟一品至三品
廟五閣中三閣爲堂左右各一閣隔一嵩北爲夾室南爲
房堂南檐三門房南檐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閣
東藏遺衣物西藏祭器庭繚以垣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
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中爲堂左右爲夾室
爲房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餘如三品以上八九品廟三
間中廣左右狹階一級堂及垣皆一門庭無廡以篋分藏
遺物祭器陳于東西序餘加七品以上皆設四室奉高曾
祖禰四世昭左穆右妣以適配祔以爵高祖以上親盡則祧
藏主夾室東序西序爲祔位伯叔祖父兄弟子姓之成人

無後者及伯叔父之長殤兄弟之長殤中殤子姓之長殤
中殤下殤及妻先殁者皆以版按輩行墨書男東女西東
西向歲以四時仲月擇吉致祭各室設案各一祔位東西
案各一堂南設香案一鑪案具祝案設香案西尊爵案設
東序盥盤設東階上視割牲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
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視滌祭器三品以上
每案俎二鉶二敦二籩六豆六七品以上籩四豆四八品
以下籩二豆二皆俎一鉶敦數同行三獻禮行禮皆一跪
三叩日中乃餕三品以上時祭備舉七品以上春秋二舉
八品以下春一舉世爵公侯伯子視一品男以下按品為
差等在籍進士舉人視七品恩拔歲副貢生視九品凡恭
遇　　恩贈　　制書至行焚黃告祭禮牲饌視所贈之
爵饌案視追贈世數主人以下跪聽宣　　制畢奉主行
三跪九叩禮改題神主訖讀祝獻酒如時祭儀貢監生員
有須載者其家祭于寢之北為龕以版別四室奉高曾祖
禰告以妣配服親男女成人無後者按輩行書紙位祔食
已事焚之歲以四時節日出主而薦粢盛二盤肉食蔬果
之屬四器羹二飯二薦畢餕如八品禮朔望上香獻茶行
禮因事致告如朔望儀庶民以正寢北為龕奉高曾祖禰
歲時薦果蔬新物每案不過四器羹飯其朔望及告事如
貢監生員儀

女巫

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時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禮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杜岐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爲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

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

牲歌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三月詔曰艱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頹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覡淫祀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唐書黎幹傳代宗時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

日知錄集釋卷十四終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原注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興始自彊秦通典襄陵有晉襄公之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

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雷氏曰桐與湯墓無涉桐亳東之邑郎續漢郡國志所云桐亭左傳凡宋城諸門皆以所向之邑名之北曰桐門郎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韓詩外傳曰湯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原注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此緯書之言不可信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為壇禮之權也秦興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原注見漢官儀　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

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氏曰宋書禮志一節已見續漢書祭祀志（沈）漢之西京已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原注）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韋玄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原注）此皆承秦之制故隳於祭祀如此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原注）蔡邕記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每正月上丁祠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八月飲酎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

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原注貢禹奏言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令杜陵有宮人數百外戚傳許后上疏有杜陵梁美人又云成帝崩班倢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而張敞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不當罷翼奉亦言諸侯王園宮出其過制者是諸侯王園亦有之矣是以安帝尊母孝德皇元妃耿氏爲甘陵大貴人桓帝尊母匽氏爲博園貴人靈帝尊母董氏爲愼園貴人皆以陵園爲名　程氏演祭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陵儀爲文誄之不知其求有自矣而十七年正月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

傳之以爲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甚也原注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蔡邕以爲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殆由爲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廏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爲近古原注宋書禮志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雒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　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

帝臨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楊氏曰王導始謁元帝陵所謂眷同友執者謂茂[弘]也

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宗[元]宗亦並行之原注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為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請罷不從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恆式原注胡三省曰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埽禮蓋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即謂此也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原注杜子美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韓退之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謂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

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于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衞嵩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旣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

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愨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原注史記言上冢者自孔子留侯二世家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歿弟子即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

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錫氏曰史記此處疑有闕文誤字）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之供具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是也有賜謚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寮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

東征賦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原注）文選作尚水經注引此作饗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原注）陳蕃傳至乃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原注）高帝母起兵時死於小黃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板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

於宗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楊氏曰招魂而葬是謂埋神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馘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元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

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爲心彼耕象與耘鳥且增哀慕豈飛
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
鷹狗等並宜即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禋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
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
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
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
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
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
宣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
教也(原注)今俗乃用十月一日(徐司寇曰)武王將東觀兵
上祭於畢則墓祭周有行之者今必廢千餘年通行

之事以求合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所可異者末俗流失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歌舞歡暢非墟墓生哀之情耳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原注）文帝霸陵宣帝杜陵 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原注）謂霸陵杜陵 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原注）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 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爲後王

之則然攷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梁氏曰霸陵凡三被發張湯傳一也風俗通所云霸陵薄葬亦被發掘二也晉書所云三也蓋金玉珍寶必景帝爲之不依遺詔瓦器之制事祕莫知史不得錄耳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爲實錄也楊氏曰非孝文之不能盡除或景帝之陷親于不義耳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

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閒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愼也愼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抇之（原注抇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

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原注盩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原注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鍾鼎壺濫（原注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冷也）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原注室椁也題湊復累）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

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原注瞚古瞬字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抇之

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原注齊湣王楚平王燕王噲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原注作書之時秦初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原注上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抇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甗者而逐之原注甗鬲同史記蔡澤傳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蘄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

不變人徒（原注）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扣（原注）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扣（原注）莊公名購僖公之子在位六十四年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璠璵收（原注）此季平子意如之喪也主人桓子斯也收斂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

中原也〔原注〕言必發掘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原注〕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原注〕師古曰即信陵君也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

民墳墓未遠並宜灑埽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扆宸居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塋壟穢蕪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衛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寖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原注文選載任昉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

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歷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靄鞠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原注唐太宗詔見下）唐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頹毀者宜令管內量事修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采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爲之修護若此（原注陳書淳于量傳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原注）宋史鄧潤甫傳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雖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楊氏曰）宋太祖亦有修祭前代陵墓之詔（又曰）宋人言利之害至於責耐處則耕陵寢其輕事也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原注）金史斡魯古李董傳乾州後爲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 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眞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原注）元史楊璉眞伽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

祀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收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發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搢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

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閒漆簡傳於世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封每車駕巡游眇瞻河雒之路故橋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薤末周樵牧猶眾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家被發絕無後者可飭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

聲茂實志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途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搜訪爰自上古洎於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為之致祭若有毀壞即宜修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陵即士大夫之丘墓並為封禁亦與王之一事可為後法者矣

停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亂於是有不得

已而停者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原注晉書慕容儁載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原注通典）生者猶然況於既歿是以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原注南史鄭鮮之傳鮮之議引楊臻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玄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原注南齊書本紀）振武將軍丘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入仕（原注南史河南氏羌傳）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晉書賀循

傳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按成案今世吳俗停喪不葬回避拘忌至於數十年雖世家富族往往如此安得賢循申嚴明禁哉舊唐書顏眞卿傳時有鄭延祚者原注新書朔方令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眞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册府元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亡殁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墉地而祭尙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須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絶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兹

慓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原注並本傳〕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稷若爾岐宋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

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楊氏曰據公羊傳當是渴葬得字之訛也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閒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

得反於寢進而不得郎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原注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原注父殁持重皆爲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原注劉世明曰衆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除張憑謂已嫁之女猶不得除天性難可盡奪疑則從重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原注司馬溫公葬論亦云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

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旣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亦忍矣原注喪服小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鄭君則曰旣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堊室祥而廟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爲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知其節也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溢望者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

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未代之澆風舉百王之墜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

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喪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已下至緦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爲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魏劉仲武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毋丘儉敗仲武出其妻（原注司馬師夷儉三族故仲武出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毋丘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正舒不

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裝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原注孝武帝年號）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爲營冢壙（原注朱子采入小學善行篇）梁殷不佞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唐歐陽通爲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

居廬不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璡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爲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

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爲其必去之也（原注）今吳人喪除服則取冠衰屨杖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柩旁待葬而服縗葬服以謝弔客而後除凡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詩曰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原注）家語後之議禮者必有能擇於斯者矣

又攷實錄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原注）十一年二月葬長陵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原注）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原注）宋史孫覺傳知福州閩俗厚於昏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五元史于文傳傳爲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昏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

之閏三月而婚喪俱舉

假葬

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原注魏志曹休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見於此三年即吉詔用為征東參軍論者以為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今人遭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答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偽反可以鄭禮乎

改殯

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邇遠之制齊莊公以襄

公二十五年爲崔杼所弑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崔慶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夫自郭外之葬歷三年之久出而遷之路寢爲之改殯不以宫廷爲忌不以兵死爲嫌古人送往慎終之禮如此原注景公莊公之弟

張生洲曰世有違其鄉死柩歸不入門夫喪事有進無退示民即遠今行者豈即遠之謂乎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道喪車至於廟門不毀牆入適所殯大夫士死於道載以輲車入自門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此禮經之明文也左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惠叔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出殯於孟氏之寢哀二十六年宋景公游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奉喪殯於大宮公羊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即位此二傳之明文也且又不止此左襄二十八年齊慶氏亡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是又改葬而反殯者也喪服記改葬緦注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則改葬亦從墓之墓耳而莊公以弑報葬特爲反殯以盡其禮此亦情之所至而

禮可義起者與夫改葬且可反殯而今俗乃如此亦可見禮之不講已久而人之拘於避忌大惑不解雖有孝子慈孫亦多固於俗而不得自致者爲可哀矣或曰然則曾子問謂柩不可反何也曰此有進無退也謂出不可反非歸不可入也然則又謂入自闕何也曰闕者兩觀也而鄭氏則以爲毀宗而入異於生洵如其說則尸未大歛載尸入門如下所云者何獨不異於生邪且卽異於生固入於家矣曷嘗有避凶之說邪今人不避載尸入門而獨忌於柩拘何愚邪古者大夫出聘而死既歛於柩造於朝介將命夫柩可入鄰國之朝而不可入己之寢抑何謬之甚邪至於禁止入城之令則蹕欲歸殯於家而不得其傷孝子之心抑又甚矣禁令限之既無如之何其無所限者顧又自從而禁之以爲避凶則古人所無以爲卽遠則非此之謂蒙故曰事有義託於古而實大悖乎古也雖然古人死而殯於廟於寢今則尸骨未寒還之荒壟墓草閒者多矣又何怪乎柩歸不入門哉

漢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追服喪制蓋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

矣（楊氏曰高宗此事情有可矜不得拘泥以爲歎誣）

册府元龜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往曹州簡行哀帝陵寢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顧惟寡德獲嗣丕圖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誠靡怠爰自重興廟社載展郊禋旋蕩滌於瑕疵復涵濡於慶澤蓋憂勞靜國曠墜承祧御朽若驚涉川爲懼由是推移歲月鬱滯情懷恭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遽殞龍顏委冠劍於仇讎託山陵於梟獍靜惟規制豈叶度程存愴結以彌深固寢興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懷宜令所司別選園陵備禮遷葬貴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寮體朕哀感雖有是命以年饑財不足而止

火葬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幷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卽舉

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其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畀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

必有殃既葬焚瘞徹於上或者天實焚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衞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卽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尸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陸賈明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揚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去夫欲

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燒爲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原注）魏文帝終制略曰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爲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玄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原注）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

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楊氏曰元暉之事非實然殺之者也乃全忠誣何太后耳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旣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與之欲望台慈

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衛栴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愼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敢焚及於尸柩乎荼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幸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爲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原注）列子言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荀子言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蓋西羌之俗有之（汝成案）火葬之事杭城至今

猶洽其俗至爲慘傷而長官不爲禁止士大夫不知動色誠諭習爲故常而今杭城火災日月相告往往一家火發連及數家或數十家甚至有通巷被焚者嘗火起時官民奔救莫之能止安知非此火化之魂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又有所謂洗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別貯瓦瓶內埋之是以爭吉壤者往往多盜骨之斃發而成訟櫬貯官庫夫古人親死三寸之棺五寸之榟附身附棺之具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窀穸之事尤爲嚴重薦以葬埋爲就燒乃令至于火葬洗骨葬火葬則焚棄其親洗骨葬則與受傷身死當官檢驗者何異安有仁人孝子乃活不知怪祖孝而爲之不知禁絕哉

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眞伽之事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趙氏曰按月令已有掩骼埋胔後漢桓帝紀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者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誠姓名爲設祠祭則後漢已有此制而宋詔文已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見于范同奏疏天禧中于京城外四禪院買地瘞無主骸骨每具官給六

百文幼者半之兄弟魏公君臣相遇傳又仁宗嘉祐七年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貧民之不能葬者神宗亦詔給地葬畿內寄菆之喪是漏澤之設不自蔡京始也特其名或起于京耳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攷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元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郎日輕舉國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

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原注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紱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

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淸議而潘岳悼亡詩曰亹亹期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晉書傅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淸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閤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

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爲重是以上挂彈文下干鄉議（原注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語灌夫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服謂期功之服是則漢時有服不預宴會之證）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

望申明令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髽踊方闋衿鞶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乎板蕩之哀甚於永嘉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楊氏曰世代之降大抵禮日益潛法日益弛所以持世者俗說異端而已）

裴庭裕（楊氏曰庭裕或作延裕見通鑑攷異）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日有期喪仁贍不易其日憲司糾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册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彊買店宅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婣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

死唐季五代之時其法猶重

册府元龜唐薛膺為左補闕弟齊臨陳為飛矢所中卒膺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褒㡯處喪如禮膺去左補闕㡯去河南縣尉直宏文館與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縉名教者推之

宋史王巖叟為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然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原注後漢書）劉焉（原注蜀志）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

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三年子獨居則經之遺意也與

緦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時稹冒緦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爾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喪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幣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原注漢文帝詔曰天下吏民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

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宏]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

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原注時勒號所部爲國人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僭國閏朝猶然今人反不講此楊氏曰今人有乘新喪而娶者謂之拔親或云白親世俗澆漓喪婚敗禮莫斯甚矣

實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埱奏弟大冶王季埴擇武

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爲妃昏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孟熚薨逝季堧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服滿成昏從之（原注正月乙未遣永康侯徐安等持節冊封王妃）

天順三年十月庚戌瀋王佶焞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李剛女爲弟永年王妃李磐爲妹長平郡主儀賓已受封冊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爲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鄒幹言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瀋王與郡王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

長史司啓王俾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烠薨癸酉敎靈丘王遜烇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鎭國將軍并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戚不暇之時乃欲爲男女成婚以廢大禮是豈所忍爲哉不允所奏

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以爲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

唐書李訓傳文宗名見訓以衰麤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名對便殿挺時有父

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謁官長輒易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詡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夜成案以守除之禮例之喪道予喪宜去官伯叔父兄弟可不去官）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

守制爲禮法之當然而倍死忘哀多見於搢紳之士矣（崔氏曰其敝總由于遠官若近在三五百里即少曠廢之患矣）

實錄又言二十七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喪父家貧隨母嫁陳氏後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淩已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之國典（沈氏曰沈世泊云案起復者喪制未終奪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陽公晏殊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吏喬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攷例以服

閣爲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並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原注姊妹妻子雖期喪不必解官服滿補職其他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原注唐制爲嫡子斬衰三年而不去官及大功以下喪者京官許以素服朝祭不預慶賀原注唐書王方慶傳見上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當正旦及緣大禮應朝官并六品清官並衣朱衣六品已下並許通著袴褶朔望日文武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準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暢當傳入公門變服今期喪已下慘制是也在外諸司素服治事原注公服之內仍用麻葛祭祀宴會俾佐貳攝之未任之官無得謁選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不許嫁娶十五月禫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淸議庶幾民德歸厚若貧緣

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母喪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亦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爲重倫紀爲輕旣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

課掌於大使〔原注〕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皆用稅課司印萬曆後用縣印爲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間討逋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中錐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也嗚呼語人者亦知養廉爲致孝之源乎

陶侃謂王貢曰杜弢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安有白頭賊乎貢遂來降而弢敗走今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弢然如此之人作賊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原注高祖父丹陽尹順之憂時爲齊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在荆鎮髣髴奉問便投劒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前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以爲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容體雖棺柩亦有不及見者揆

之子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覈實庶人子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原注冊府元龜)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訓子削階(原注舊唐書本紀)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

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敕賜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嚴罰

國恤宴飲

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衞如晉將宿于戚[illegible]聞

鍾聲焉已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原注：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原注：獻公卒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后傳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其兄子成都侯況免爲庶人歸故郡魏書甄楷傳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未期而宴飲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寮慘愴尚書梅陶無大臣

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是也（原注）時穆后臨朝特原不問然百僚憚之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駙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曖弟昢暄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頹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為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

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爲國者並當取以爲戒（楊氏曰）不殺大臣是美事然如蔡京秦檜丁大全諸人則失刑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五終